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鐔津集卷二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理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陳燦

集部三

鐔津集　　別集類二宋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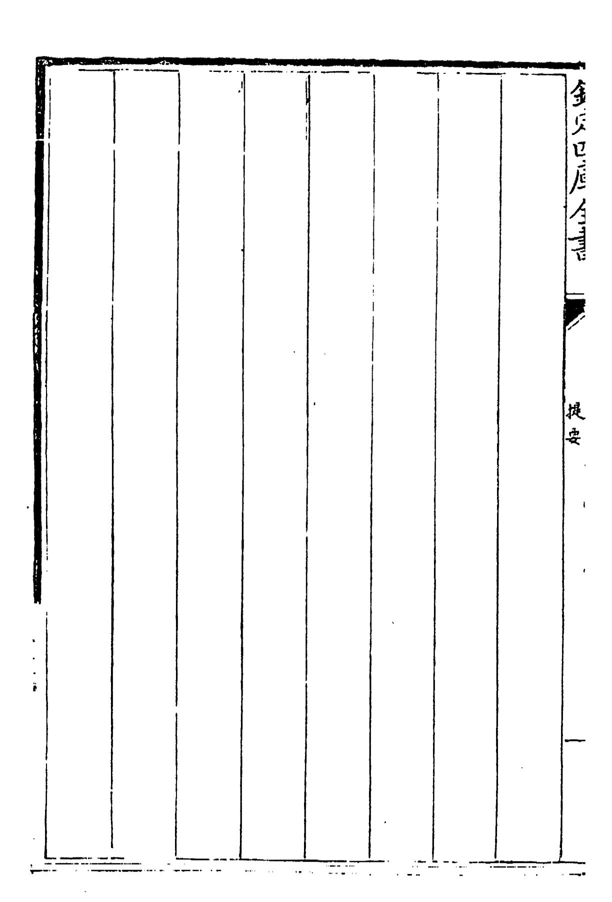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鐔津集二十二卷宋釋契嵩撰契嵩姓李氏字仲靈自號潜子藤州鐔津人七歲出家通經書章句肆意游覽慶歷間至杭州樂其風土因居靈隱寺皇祐間入京師作萬言書上之仁宗賜號明教大師尋還山而

卒契嵩深通内典鋭然以文章自任嘗作原教孝論十餘篇明儒釋之一貫以與當時排佛者抗又作非韓三十篇以力詆韓愈又作論原四十篇以隂申其援儒入墨之旨其說大抵偏駁不可信而其筆力雄偉辨論蠭起實能自成一家之言葢亦彼教中之健於文者也是編為明弘治己未嘉興僧如巹之所刋凡文十九卷詩二卷附他人所作序賛詩

題跣一卷卷首有陳舜俞所撰行業記稱契嵩所著自定祖圖而下為嘉祐集治平集凡百餘卷蓋兼宗門語録言之此集僅載詩文故止有此數王士禎居易録稱其詩多秀句而云集止十三卷是所見篇帙更少不及此本之完備矣乾隆四十三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鐔津集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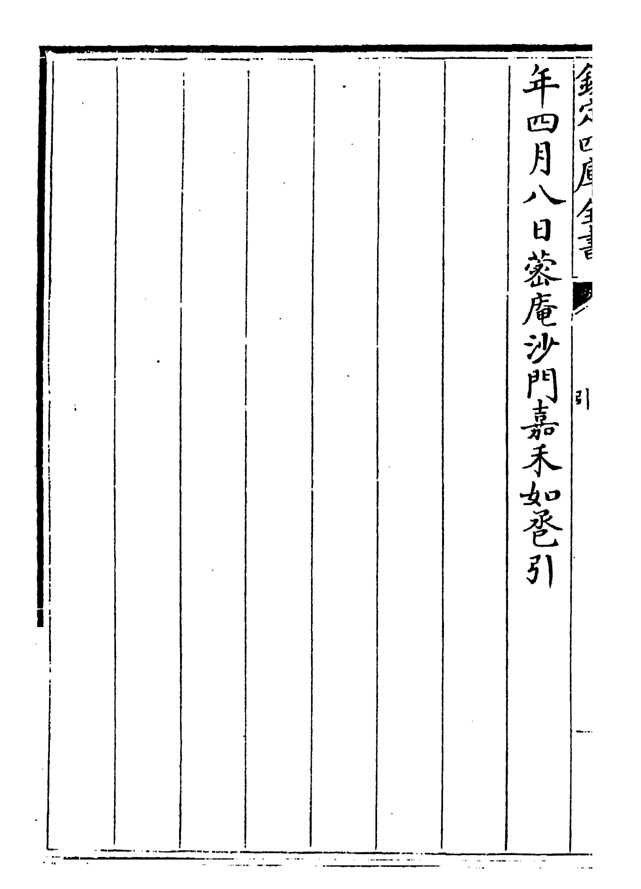
吾佛以法付諸王臣蓋欲久其傳也自商周流虹貫炎漢夢金人西方大教於是乎東流真丹際遇金輪世主會三教角立焉佛化行乎中國愈久益盛代有其人與像季已還教門削弱日益薄矣蓋人與世異故也豈佛法有所損益乎逮宋仁廟時大士嵩禪師者出具爾正眼觀乎人根未可則諭性命之道宜乎人天乘而質之蓋沿淺而及邃處故援六經百氏之說絕出至公之論

合乎二教乃著是書曰輔教編獻之天子大賜與藏典偕傳時韓丞相當國至公以史筆見稱之深也公卿詳之而不眇忽也明乎大士受西聖之屬而應世與夫王臣扶護宗乘者於其内攝外護而綿歷無窮孰能諒乎令亦昭其馮有以也然弘治丁巳吾寺為統禪講名僧開士坐厦間而老蔽言于衆曰正法既沒像教陵夷有若一綫懸九?乎嘅夫鐔津文集時所尚之誠輔教之書也板將漫滅矣可欲復前人之大業用是重梓而廣

傳其殆庶幾乎余槩而言之也卒未知其孰賢禾城之東去一舍地有刹幢曰景德寺業其中者璠瑩然其人行道布德士也雖混衆而不羣欲因間隙有請白于我曰爾書圖刻也璠思與衆擎易舉一人何力之有哉曰無貳爾心但行中捨罄已之有可使行檀而助之瑩然心亦有所之也既有以為未備者以其語深難便初學有得點句音釋亦或有助也於是往往視子意有所託果然擬之而後言也嘻綆短者不可以汲深然河海不

擇其細流故能就其深矣雖然第愧其審克之而未詳則如之何匆思深惟天下之士世之著顯者皆英偉雄傑之才負天下台輔之望盖明乎治世聖賢之道克輔皇明之政治殷何暇眷彼佛乘允通經旨佛氏之徒悉屏文字唯脩静慮若夫二氏之教有異乎而在道必然也於其吐言持論不出乎情見動輙有礙焉得不為之異若是語默動静不墮落藝境圓融無礙而一趨於大同豈不然乎今時尚竒騁異粘綴成編何太駸駸至于

頗僻者無裨於教不若夫丕休哉余寔膚淺嘗讀壇貲得見大鑒遺意而知明教之心扶樹正宗功何懋焉於是如卷繆承瑩然之志音釋句讀茍又差互不少者當坐愚之無識舊板徽有誤處則校也時有興聖德海為書而剞劂盡工猶夫佛印所謂印施有盡若書而刻之則無盡卷也固願是書溥海流布日望君子題之試一披覽何惑結而不自解如轉丸耳盖使人人咸崇佛化同底于道也如是則陰翊皇度無窮焉大明弘治十二



年四月八日蔘庵沙門嘉禾如巹引

鐔津明教大師行業記

宋熈寧五年六月初四日有大沙門明教大師示化于杭州之靈隱寺世壽六十有六僧臘五十有三是月八日以其法荼毗斂其骨得六根之不壞者三頂骨出舍利紅白晶潔狀若大菽者三及常所持木數珠亦不壞於是邦人僧士更相傳告駭歎頂禮越月四日合諸不壞者葬于故居永安院之左其存也甞與其交居士陳舜俞極談死生之際而已屬其後事兹用不能無述也

師諱契嵩字仲靈自號潛子藤州鐔津人姓李母鍾氏七歲而出家十三得度落髮明年受具戒十九而遊方下江湘陟衡廬首常戴觀音之像而誦其號日十萬聲於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得法於筠州洞山之聰公慶歷間入吴中至錢唐樂其湖山始税駕焉當是時天下之士學為古文慕韓退之排佛而尊孔子東南有章表民黄聱隅李泰伯尤為雄傑學者宗之仲靈獨居作原教孝論十餘篇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其説諸君

讀之既愛其文又畏其理之勝而莫之能奪也因與之
游遇士大夫之惡佛者仲靈無不懇懇為言之由是排
者浸止而後有好之甚者仲靈唱之也所居一室蕭然
無長物與人清談亹亹至於終日客非修潔行誼之士
不可造也時貳卿郎公引年謝歸最為物外之友嘗欲
同游徑山有行色矣公亦風邑豪預焉冀其見仲靈而
有以尊養之仲靈知之不肯行使人謝公曰從吾所好
何必求富而執鞭哉凡其潔清類如此皇祐間去居越

之南衡山未幾罷歸復著禪宗定祖圖傳法正宗記仲靈之作是書也慨然憫禪門之陵遲因大考經典以佛後摩訶迦葉獨得大法眼藏為初祖推而下之至于達磨為二十八祖皆密相付屬不立文字謂之教外别傳者居無何觀察李公謹得其書且欽其髙名奏賜紫方袍仲靈甞念幸生天子大臣護道達法之秊乃抱其書以游京師府尹龍圖王仲儀果奏上之仁宗覽之詔付傳法院編次以示褒寵仍賜明教之號仲靈再表辭不

許朝中自韓丞相而下莫不延見而尊重之留居慣賢寺不受請還東南已而浮圖之講解者惡其有別傳之語而恥其所宗不在所謂二十八人者乃相與造說以非之仲靈聞之攘袂切齒又益著書愽引聖賢經論古人集録為證幾至數萬言士有賢而好佛者往往詰而許其宂久之雖平生厚於仲靈者猶恨其不能與衆人相忌於是非之間及其亡也三寸之舌所以論議是是非非者卒與數物不壞以明之嗚呼使其與奪之不公

辯說之不契乎道則何以臻此哉雖然仲靈之所以自得而樂諸己者蓋不預於此豈可為淺見寡聞者道耶仲靈在東南最後容學蔡君謨之帥杭也延置佛日山禮甚厚居數年然言高而行卓不少假學者人莫之能從也有弟子曰慈愈洞清洞光所著書自定祖圖而下謂之嘉祐集又有治平集凡百餘卷總六十有餘萬言其甥沙門法燈克奉藏之以信後世云熙寧八年十二月五日記尚書屯田員外郎陳舜俞撰

鐔津集卷一

宋 釋契嵩 撰

輔教編上

原教

萬物有性情古今有死生然而死生性情未始不相因而有之死固因於生生固因於情情固因於性使萬物而浮沉於生死者情為其累也有聖人者大觀乃推其因於生之前示其所以來也指其成於死之後教其所

以循也故以其道導天下排情偽于方今資必成乎將來夫生也既有前後而以今相與不亦為三世乎以將來之善成由今之所以循則方今窮通由其已往之所習斷可見矣情也者發於性皆情也茍情習有善惡方其化也則冥然與其類相感而成其所成情習有薄者焉有篤者焉機器有大者焉有小者焉聖人宜之故陳其法為五乘者為三藏者别乎五乘又歧出其繁然殆不可勝數上極成其聖道下極世俗之為農者商者技

者醫者百工之鄙事皆示其所以然然與五乘者皆統之於三藏舉其大者則五乘首之其一曰人乘次二曰天乘次三曰聲聞乘次四曰緣覺乘次五曰菩薩乘後之三乘云者蓋導其徒超然之出世者也使其大潔情汙直趣乎真際神而通之世不可得而窺之前之二乘云者以世情膠甚而其欲不可輙去就其情而制之曰人乘者五戒之謂也一曰不殺謂當愛生不可以已輙暴一物不止不食其肉也二曰不盜謂不義不取不止

不攘他物也三曰不邪淫謂不亂非其匹偶也四曰不妄語謂不以言欺人五曰不飲酒謂不以醉亂其脩心曰天乘者廣於五戒謂之十善也一曰不殺二曰不盜三曰不邪淫四曰不妄語是四者其義與五戒同也五曰不綺語謂不為飾非言六曰不兩舌謂語人不背面七曰不惡口謂不駡亦曰不道不義八曰不嫉謂無所妬忌九曰不恚謂不以忿恨宿於心十曰不癡謂不昧善惡然謂㷫脩其十者報之所以生天也脩前五者資

之所以為人也脫天下皆以此各脩假令非生天而人
人足成善人人皆善而世不治未之有也昔宋文帝謂
其臣何尚之曰適見顏延之宗炳著論發明佛法甚為
名理並是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感此化朕則垂
拱坐致太平矣夫復何事尚之因進曰夫百家之鄉十
人持五戒即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
和睦持此風教以周寰區編戶億千則仁人百萬夫能
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

息於國則陛下之言坐致太平是也斯言得之矣以儒校之則與其所謂五常仁義者異號而一體耳夫仁義者先王一世之治迹也以迹議之而未始不異也以理推之而未始不同也迹出於理而理祖乎迹迹末也理本也君子求本而措末可也語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孟子曰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謂事必揣量其本而齊等其末而後語之苟以其一世之迹而責其三世之謂

何異乎以十步之履而詰其百步之履曰而何其迹之紛紛也曷不為我之鮮乎是豈知其所適之逺近所步之多少也然聖人為教而恢張異宜言乎一世也則當順其人情為治其形生之間言乎三世也則當正其人神指緣業乎死生之外神農誌百藥雖異而同於療病也后稷標百穀雖殊而同於膳人也聖人為教不同而同於為善也曰佛之道其治三世非耳目之所接子何以而明之曰吾謂人死而其神不死此其驗矣神之在

人猶火之在薪也前薪雖與火相燼今所以火者曷嘗燼乎曰神理冥眇其形既謝而孰能御其所適果為人邪果為飛潜異類乎曰斯可通也苟以其情習之業推之則其報也不差子豈不聞洪範五福六極之謂乎五福者謂人以其心合乎皇極而天用是五者應以嚮勸之六極者謂人不以其心合乎皇極而天用是六者應以威沮之夫其形存而善惡之應已然其神往則善惡之報豈不然乎佛經曰一切諸法以意生形此之謂也

曰謂佛道絶情而所為也如此豈非情乎佛亦有情邪曰形象者舉有情佛獨無情邪佛行情而不情耳曰佛之為者既類夫仁義而仁義烏得不謂之情乎曰仁者何惠愛之謂也義者何適宜之謂也宜與愛皆起於性而形乎用非情何乎就其情而言之則仁義乃情之善者也情而為之而其勢近權不情而為之而其勢近理性相同也情相異也異焉而天下鮮不競同焉而天下鮮不安聖人欲引之其所安所以推性而同羣生聖人

欲息之其所競所以推懷而在萬物謂物也無昆蟲無動植佛皆槩而惠之不敢損之謂生也無貴賤無賢鄙佛皆一而尊之使自求之推其性而自同羣生豈不謂大誠乎推其懷而盡在萬物豈不謂大慈乎大慈故其感人也深大誠故其化物也易故夫中國之内四夷八蠻之外其人聞佛之言為善有福為惡有罪而鮮不惻然收其惡心歡然舉其善意守其說拳拳不敢失之若嚮之所謂五戒十善云者里巷何嘗不相化而為之自

鄉之邑自邑之州自州之國朝廷之士天子之宮掖其修之至也不殺必仁不盜必廉不淫必正不妄必信不醉不亂不綺語必誠不兩舌不讒不惡口不辱不恚不雠不嫉不爭不癡不昧有一于此足以誠於身而加於人況五戒十善之全也豈有為人弟者而不悌其兄為人子者而不孝其親為人室者而不敬其夫為人友者而不以善相致為人臣者而不忠其君為人君者而不仁其民是天下之無有也為之者唯恐其過與不及為

癖耳佛豈茍癖於人焉如此者佛之道豈一人之私為乎抑亦有意於天下國家矣何嘗不存其君臣父子邪豈妨人所生養之道邪但其所出不自吏而張之亦其化之理隱而難見故世不得而盡信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孟子曰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豈不然乎人之惑於情久矣情之甚幾至乎敝薄古聖人憂之為其法交相為治謂之帝謂之王雖其道多方而猶不暇救以仁恩之以義教之賞欲進其善罰欲沮其

惡雖罰日益勞賞日益費而世俗益薄苟聞有不以賞罰而得民遷善而遠惡雖聖如堯舜必歡然喜而致之豈曰斯人不因吾道而為善吾不取其善必吾道而為善乃可善之若是是聖人私其道也安有聖人之道而私哉夫游龍振於江海而雲氣油然四起暴虎聲於山林而颷風飂飂而來蓋其類自相應也故善人非親而善人同之惡人非惡而惡人容之舜好問而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及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海沛然莫之

能禦也禹聞善言則拜孔子嘗謂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常者其可矣又曰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顔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不敢失之孟子謂好善優於天下又謂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此五君子者古之大樂善人也以其善類固類於佛苟其不死見乎吾道之傳是必泯然從而推之噫亦後世之不幸不得其相遇而相證尚使兩家之徒猶豫而不相信噫人情莫不專己而畧人是此

而非彼非過則爭專過則拘君子通而已矣何必苟專

君子當而已矣何必苟非飲食男女人皆能知貴而君

子不貴君子之所貴貴其能知道而識理也今有大道

遠理若是而余不知識余愧於人多矣嘗試論曰夫欲

人心服而自脩莫若感其內欲人言順而貌從莫若制

其外制其外者非以人道設教則不能果致也感其內

者非以神道設教則不能必化也故佛之為道也先乎

神而次乎人蓋亦感内而制外之謂也神也者人之精

神之謂也非謂鬼神淫惑之事者也謂人脩其精神善其履行生也則福應死也則其神清昇精神不修履行邪妄生也則非慶死也則其神受誅故天下聞之其心感動惡者沮而善者如之如此黙化而何代無有然其教之作於中國也必有以世數相宜而來應人心相感而至不然何人以其法脩之天地應之鬼神效之茍其宜之數之未盡相感之理未窮又安可以愛之而茍存惡之而茍去方之人事若王者霸者其順時應人而為

之豈不然哉況其有妙道冥權又至於人事者邪夫妙道也者淸淨寂滅之謂也謂其滅盡衆累純其淸淨本然者也非謂死其生取乎空荒滅絶之謂也以此至之則成乎聖神以超出其世冥權也者以道起乎不用之用之謂也謂其拯拔羣生而出乎情溺者也考其化物自化則皇道幾之考其權用應世則無所不至言其化也固後世不能臻之言其權也默而體之則無世不得昔者聖人之將化也以其法付之王付之臣付之長者

有力之人非其私已而茍尊於人也盖欲因其道而為道因其善而為善佛之經固亦多方矣後世之徒不能以宜而授人致其信者過信令君有佞善輙欲捐國為奴隷之下俗有淺悟遽欲棄業專勝僧之髙此非謂用佛心而為道也經豈不曰諸佛隨宜説法意趣難觧故為佛者不止緇其服剪其髮而已矣然佛之為心也如此豈小通哉此有欲以如楊墨而譏之夫楊墨者滞一而拘俗以之方佛不亦甚乎世不探佛理而詳之徒訩

誕然誕佛謂其說之不典佛之見出於人遠矣烏可以已不見而方人之見謂佛之言多刼也誕耶世固有積月而成歲積歲而成世又安知其積世而不成刼耶茍以其事遠耳目不接而謂之不然則六藝所道上世之事令非承其傳而孰親視之此可謂誕乎謂佛言大也誕耶世固有遊心淩空而往雖四隅上下窅然曷嘗有涯方之佛謂其世界無窮何不然乎謂佛言化也誕耶世固有夢中而夢者方其夢時而其所遇事與身世與

適夢或其同或其異莫不類之夢之中既夢又安知其死之中不有化邪佛之見既遠而其知物亦多故聖人廣其教以教多類欲其無所適而不化也今曰佛西方聖人也其法宜夷而不宜中國斯亦先儒未之思也聖人者蓋大有道者之稱也豈有大有道而不得曰聖人亦安有聖人之道而所至不可行乎茍以其人所出於夷而然也若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而其道相接紹行于中國可夷其人而拒其道乎況佛之所出非夷

也或曰佛止言性性則易與中庸云矣而無用佛為是

又不然如吾佛之言性與世書一也是聖人同其性矣

同者却之而異者何以處之水多得其同則深為河海

土多得其同則積為山嶽大人多得其同則廣為道德

嗚呼余烏能多得其同人同誠其心同齋戒其身同推

德于人以福吾親以資吾君之康天下也曰而何甚不

厭邪子輩雜然盈乎天下不籍四民徒張其布施報應

以衣食於人不為困天下亦已幸矣又何能補治其世

而致福於君親乎曰固哉居吾語汝汝亦知先王之制論德義而不計工力邪夫先王之制民也恐世敝民混而易亂遂為之防故四其民使各屬其屬豈謂禁民不得以利而與人為惠若今佛者默則誠語則善所至則以其道勸人舍惡而趨善其一衣食待人之餘非贖也苟不能然自其人之罪豈佛之法謬乎孟子曰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儒豈不

然邪堯舜已前其民未四當此其人豈盡農且工未聞

其食用之不足周平之世井田之制尚舉而民已匱且

敝及秦廢王制而天下益擾當是時也佛老皆未之作

豈亦其教加於四民而為厲然耶人生天地中其食用

恐素有分子亦為世之憂太過為人之計太約報應者

儒言休證咎證積善有慶積惡有殃亦已明矣若布施

之云者佛以其人欲有所施惠必出於善心心之果善

方乎休證則可不應之孰為虛張耶夫舍惠誠人情之

難能也斯苟能其難能其為善也不亦至乎語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蓋言聖人難之亦恐其未能為也佛必以是而勸之者意亦釋人貪悋而廓其善心耳世宜視其與人為施者公私如何哉不當傲其所以為施也禮將有事於天地鬼神雖一日祭必數日齋蓋欲人誠其心而潔其身也所以祈必有福于世今佛者其為心則長誠齋戒則終身比其脩齋戒之數日福亦至

矣豈盡無所資乎曰男有室女有家全其髮膚以奉父母之遺體人倫之道也而子輩反此自為其脩超然欲高天下然脩之又幾何哉混然何足辨之曰為佛者齋戒脩心義利不取雖名亦忘至之遂通於神明其為德也抑亦至矣推其道於人則無物不欲善之其為道抑亦大矣以道報恩何恩不報以德嗣德何德不嗣已雖不娶而以其德資父母形雖外毀而以其道濟乎親恭伯豈不虧形邪而聖人德之伯夷叔齊豈不不娶長往

於山林乎而聖人賢之孟子則推之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不聞以虧形不娶而少之子獨過吾徒耶夫世之不軌道久矣雖賢父兄如堯舜周公尚不能必制其子弟令去佛世愈遠教亦將季烏得無邪人寄我以偷安邪雖法將如之何大林中固有不材之木大畒中固有不實之苗直之可也不可以人廢道曰而言而之教若詳誠可尚也然則辯教之說皆張於方令較之孰為優乎曰叟愚也若然者皆聖人之教小子何敢輙議然佛吾

道也儒亦竊嘗聞之若老氏則予頗存意不已而言之諸教也亦猶同水以涉而厲揭有深淺儒者聖人之治世者也佛者聖人之治出世者也

勸書第一 并叙

余五書出未逾月客有踵門而謂曰僕粗聞大道適視若廣原教可謂涉道之深矣勸書者蓋其警世之漸也大凡學者必先淺而後深欲其不煩而易就也若今先廣教而後勸書僕不識其何謂也曰此吾無他義例第

以鐔津原教廣原教相因而作故以其相次而列之耳客曰僕固欲公揭勸書於前而排廣教於後使夫觀之者先後有序沿淺而及奧不亦善乎余然之矣而客又請之曰若五書雖各有其目也未若統而名之俾其流百世而不相離不亦益善乎余從而謝其客曰今夫搢紳先生厭吾道者殷矣而子獨好以助之子可謂篤道而公於為善矣即為其命工移易乎二說增為三帙總五書而名之曰輔教編

潜子為勸書或曰何以勸乎曰勸夫君子者自信其心然後事其名為然也古之聖人有曰佛者先得乎人心之至正者乃欲推此與天下同之而天下學者反不能自信其心之然遂毅然相與排佛之說以務其名吾嘗為其悲之夫人生名孰誠於心今忽其誠說而徇乎區區之名惑亦甚矣夫心也者聖人道義之本也名也者聖人勸善之權也務其權而其本不審其為善果善乎其為道義果義乎今學者以適義為理以行義為道此但

外事中節之道理也未預乎聖人之大道也大理也夫大理也者固常道之主也凡物不自其主而為為之杲當乎漢人有號牟子者嘗著書以論佛道曰夫道之為物也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則充乎天地此蓋言乎世道者資佛道而為其根本者也夫君子治世之書頗嘗知其心之然乎知之而茍排之是乃自欺其心也然此不直人心之然也天地之心亦然鬼神異類之心皆然而天地鬼神益不可

以此而欺之也然此雖槩見百家之書而百家者未始
盡之佛廼窮深極微以究乎死生之變以通乎神明之
往來乃至於大妙故世俗以其法事於天地而天地應
之以其書要於鬼神而鬼神順之至乎四海之人以其
説而舍惡從善者不待爵賞之勸斐然趨以自化此無
他也蓋推其大誠與天地萬物同而天人鬼神自然相
感而然也曰此吾知之矣姑從吾名教乃爾也曰夫欲
其名勸之但誠於為善則為聖人之徒固已至矣何必

資斥佛乃賢邪今有人日為善物於此為之既專及寢則夢其所為宛然當爾則其人以名夢乎以魂夢邪是必以魂而夢之也如此則善惡常與心相親柰何徒以名夸世俗而不顧其心愧乎君子自重輕果如何哉昔韓子以佛法獨盛而惡時俗奉之不以其方雖以書抑之至其道本而韓亦頗推之故其送高閑序曰今閑師浮圖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心必泊然無所於起其於世必澹然無所於嗜稱乎大顛則曰頗聰明識道理又

曰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韓氏之心於
佛亦有所善乎而大顛禪書亦謂韓子嘗相問其法此
必然也逮其為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乃曰司徒公之
薨也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又曰其居喪
有過人行又曰掇其大者為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
其不朽焉是豈盡非乎為佛之事者邪韓子賢人也臨
事制變當自有權道方其讓老氏則曰其見小也坐井
觀天曰天小者非天罪也又曰聖人無常師萇弘師襄

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亦謂孔子而師老聃也與夫曾子問司馬遷所謂孔子問禮於老聃類也然老子固薄禮者也豈專言禮乎是亦在其道也驗太史公之書則孔子聞道於老子詳矣昔孟子故擯夫為楊墨者而韓子則與墨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儒者不尚説乎死生鬼神之事而韓子原鬼稱乎羅池柳子厚之神奇而不疑韓子何嘗膠於一端而不自通邪韓謂

聖賢也豈其是非不定而言之反覆蓋鑒在其心抑之
揚之或時而然也後世當求之韓心不必隨其語也曰
吾於吾儒之書見其心亦久矣及見李氏復性之說益
自發明無取於佛也曰止渴不必東井而飲充飢不必
擇庖而食得子審其心為善不亂可也豈抑人必從於
我不然也他書雖見乎性命之說大較恐亦有所未盡
者也吾視本朝所撰高僧傳謂李習之嘗聞法於道人
惟儼及取李之書詳之其徵旨誠若得於佛經但其文

字與援引為異耳然佛亦稍資諸君之發明乎曰雖然子盡盡子之道歟曰於此吾且欲諸君之易曉耳遽盡吾道則恐世誕吾言而盡不信也勿已幸視吾書曰廣原教者可詳也

勸書第二

天下之教化者善而已矣佛之法非善乎而諸君必排之是必以其與已教不同而然也此豈非莊子所謂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之矜吾欲諸君為

公而不為矜也語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又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聖人抑亦酌其善而取之何甞以與已不同而棄人之善也自三代之政既衰而世俗之惡滋甚禮義將不暇獨治而佛之法乃播於諸夏遂與儒並勸而世亦翕然化之其遷善遠罪者有矣自得以正乎性命者有矣而民至于今賴之故吾謂佛教者乃相資而善世也但在冥數自然人不可得而輙見以理而陰校之無不然也故佛之法為益

於天下抑亦至矣今曰佛為害於中國斯言甚矣君子何未之思也大凡害事無大小者不誅於人必誅於天鮮得久存於世也今佛法入中國垂千年矣果為害則天人安能久容之如此也若其三廢於中國而三益起之是亦可疑其必有大合乎天人者也君子謂其廢天常而不近人情而惡之然其遺情當絶有隂德乎君親者也而其意甚遠不可遽說且以天道而與子質之父子夫婦天常也今佛導人割常情而務其脩潔者蓋反

常而合道也夫大道亦恐其有所至於常情耳不然則
天厭之久矣若古之聖賢之人事於佛而相賛之者縶
乎此不可悉數姑以唐而明其大畧夫為天下而至於
王道者孰與太宗當玄奘出其衆經而太宗父子文之
曰大唐聖教序相天下而最賢者孰與房杜姚宋邪若
房梁公玄齡則相與玄奘譯經杜萊公如晦則以法尊
於京兆玄琬逮其垂薨乃命琬為世世之師宋丞相璟
則以佛法師於曇一裴晉公勲業於唐為高丞相崔羣

德重當時天下服其為人而天下孰賢於二公裴則執弟子禮於徑山法欽崔則師於道人如會惟儼抱大節忠於國家天下死而不變者孰與顔魯公魯公甞以戒稱弟子於湖州慧明問道於江西嚴峻純孝而清正孰與於魯山元紫芝紫芝之以母喪則刺血寫佛之經像已上之事見於劉煦唐書及本朝所撰高僧傳自太宗逮乎元德秀者皆其君臣之甚聖賢者也借使佛之法不正而善惑亦烏能必惑乎如此之聖賢邪至乃儒者文者若隋之文中子若唐

之元結李華梁肅若權文公若裴相國休若柳子厚李元賓此八君子者但不詬佛為不賢耳不可謂其盡不知古今治亂成敗與其邪正之是非也而八君子亦未始謂佛為非是而不推之如此諸君益宜思之今吾人之所以為人者特資乎神明而然也神明之傳於人亦猶人之移易其屋廬耳舊說羊祜前為李氏之子崔咸乃盧老後身若斯之類古今頗有諸君故亦甞聞之也以此而推之則諸君之賢豪出當治世是亦乘昔之神

明而致然也又烏知其昔不以佛之法而治乎神明邪於此吾益欲諸君審其形始而姑求其中不必徒以外物而自繆今為書而必欲勸之者非直為其法也重與諸君皆禀靈為人殊貴於萬物之中而萬物變化芒乎紛綸唯人為難得諸君人傑愈難得也然此亦死生鬼神之惚恍不足擅以為諭請即以人事而言之幸諸君少取焉夫立言者所以勸善而沮惡也及其善之惡之當與不當則損益歸乎隂德今閭巷之人欲以言而辱

人必亦思之曰彼福德人也不可辱之辱則折吾福矣
然佛縱不足預世聖賢豈不若其閭巷之福德人邪今
詆訶一出則後生末學百世效之其損益陰德亦少宜
慎思之昔韓退之不肯為史盖懼其褒貶不當而損乎
陰德也故與書于劉生曰不有人禍則有天刑又曰若
有鬼神將不福人彼史氏之褒貶但在乎世人耳若佛
者其道德神奇恐不啻於世之人也此又未可多貶也
列禦寇稱孔子嘗曰丘聞西方之有大聖人不治而不

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使列子妄言即已如其稍誠則聖人固不可侮也

勸書第三

余嘗見本朝楊文公之書其意自謂少時鋭於仕進望常若有物礙於胷中及學釋氏之法其物豁然破散無復蔽礙而其心泰然故楊文公資此終為良臣孝子而天下謂其有大節抑又聞謝大夫泌與查道待制甚通吾道故其為人能仁賢其為政尚清静而所治皆有

名迹及謝大夫之亡也沐浴儼其衣冠無疾正坐而盡
昔尹待制師魯死於南陽其神不亂士君子皆善師魯
死得其正吾亦然之也及會朱從事炎於錢唐聞其所
以然益詳朱君善方脉當師魯疾革而范資政命朱夜
往候之尹待制即謂朱曰吾死生如何朱君曰脉不可
也而師魯亦謂朱曰吾亦自知吾命已矣因説其素學
佛於禪師法昭者吾乃今資此也及其夕三鼓屏人遂
隱几而終余晚見尹氏退説與其送迥光之序驗朱從

事之言是也然佛之法益人之生也若彼益人之死也如此孰謂佛無益於天下乎而天下人人黙自得之若此四君子者何限至乃以其五戒十善陰自脩者而父益其善子益其孝夫婦兄弟益其和抑亦衆矣余昔見潯陽之民曰周懐義者舉家稍以十善慈孝仁恵稱於鄰里鄉人無相害之意雖街童市豎見周氏父子必曰此善人也皆不忍欺之吾甞謂使天下皆如周氏之家豈不為至德之世乎夫先儒不甚推性命於世者葢以

其幽與非衆人之易及者也未可以救民之弊姑以禮義統乎人情而制之若其性與神道恐獨待乎賢者耳語曰回也庶幾乎屢空不其然乎今曰三代時人未有夫佛法之說豈不以其心而為人乎曰何必三代如三皇時未有夫孔氏老子之言其人豈不以心而為君臣父子夫婦乎夫君子於道當精麤淺深之不宜如此之混說也佛豈直為世不以其心而為人邪盖欲其愈至而愈正也泰山有鳥巢於層崖木末而弋者不及千仞

之淵有魚潛於深泉幽穴而筌者不得盖其所託愈高而所棲愈安所潛愈深而所生愈適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此言諭道至矣吾昔與人論此而其人以名矜以氣抗雖心然之而語不即從夫抗與矜人情而心固至妙烏可任人情而忽乎至妙之心其亦昧矣諸君賢達無為彼己昧者也

鐔津集卷一

鐔津集卷二

宋 釋契嵩 撰

輔教編中

廣原教并叙二十六篇

叙曰余昔以五戒十善通儒之五常為原教急欲解當世儒者之訾佛若吾聖人為教之大本雖槩見而未暇盡言意待別為書廣之原教傳之七年會丹邱長吉遺書勸余成之雖屬草以所論未至焚之適就其書幾得

乎聖人之心始余為原教師華嚴經先列乎菩薩乘蓋取其所謂依本起末門者也師智度論而離合乎五戒十善者也然立言自有體裁其人不知頗相誚訮當時或為其改之令書乃先列乎人天乘亦從華嚴之所謂攝末歸本門者也旨哉五戒十善則不復出其名數吾所以為二書者蓋欲發明先聖設教之大統以諭夫世儒之不知佛者故其言欲文其理欲簡其勢不可枝辭蔓說若曲辨乎衆經之教義則章句者存焉知余識余

其原教廣原教乎廣原教凡二十五篇總八千一百餘
言是歲丙申也振筆于靈隱永安山舍
惟心之謂道闡道之謂教教也者聖人之垂迹也道也
者衆生之大本也甚乎羣生之繆其本也久矣聖人不
作而萬物終昧聖人所以與萬物大明也心無有外道
無不中故物無不預道聖人不私道不棄物道之所存
聖人皆與是故其為教也通幽通明通世出世無不通
也通者統也統以正之欲其必與聖人同德廣大靈明

莫至乎道神德妙用莫至乎心徇妄縛業莫甚乎迷本流蕩諸趣莫甚乎死生知衆生之過患莫善乎聖人與萬物正本莫善乎設教正固明明固妙妙固其道凝焉是故教者聖人明道救世之大端也夫教也者聖人乘時應機不思議之大用也是故其機大者頓之其機小者漸之漸也者言乎權也頓也者言乎實也實者謂之大乘權者謂之小乘聖人以大小衍攬乎羣機而幽明盡矣預頓而聞漸預漸而聞頓是又聖人之妙乎天人

而天人不測也聖人示權所以趨實也聖人顯實所以
藉權也故權實偏圓而未始不相顧權也者有顯權有
冥權聖人顯權之則為淺教為小道與夫信者為其小
息之所也聖人冥權之則為異道為他教為與善惡同
其事與夫不信者預為其得道之遠緣也顯權可見而
冥權不測也實也者至實也至實則物我一也物我一
故聖人以羣生而成之也語夫聖人之權也則周天下
之善徧百家之道其救世濟物之大權乎語夫聖人之

實也則磅礴法界與萬物皆極其天下窮理盡性之大道乎聖人者聖人之聖者也以非死生而示死示生與人同然而莫覩其所以然豈古神靈廠智博大盛備之聖人乎故其為教有神道也有人道也有常德也有奇德也不可以一槩求不以世道擬議得在於心通失在於迹較

治人治天莫善乎五戒十善脩夫小小聖小聖莫盛乎四諦十二緣脩夫大大聖以趨乎大大聖莫盛乎六度萬

行夫五戒十善者離之所以致天合之所以資人語其成功則有勝有劣語其所以然則天人之道一也夫四諦十二緣者離之則在乎小聖合之則在乎小小聖語其成功則有隆殺語其乘之則小聖小小聖同道也夫六度也者首萬行廣萬行者也大聖與乎大大聖其所乘雖稍分之及其以萬行超極則與夫大大之聖人一也萬行也者萬善之謂也聖人之善蓋神而為之適變乘化無所而不在也是故聖人預天人之事而天人不

測夫神也者妙也事也者麤也麤者唯人知之妙者唯聖人知之天下以彼我競以儒佛之事相是非而天下之知者儒佛之事豈知其埏埴乎儒佛者耶夫含靈者溥天溥地徧幽徧明徧乎愚人禽獸非以神道彌綸而古今殆有棄物聖人重同靈惺遺物也是故聖人以神道作

心必至至必變變者識也至者如也如者妙萬物者也識者紛萬物異萬物者也變也者動之幾也至也者妙

之本也天下無不本天下無不動故萬物出于變入于變萬物起于至復于至萬物之變見乎情天下之至存乎性以情可以辨萬物之變化以性可以觀天下之大妙善夫情性可以語聖人之教道也萬物同靈之謂心聖人所履之謂道道有大者焉有小者焉心有善者焉有惡者焉善惡有厚薄大小有漸與故有大聖有次聖有小聖有天有人有須倫有鬼神有介羽之屬有地道羣生者一心之所出也聖人者一道之所離也聖人之

大小之端不可不審也羣生之善惡之故不可不慎也夫心與道豈異乎哉以聖人羣生姑區以别之曰道曰心也心乎大哉至也矣幽過乎鬼神明過乎日月博大包乎天地精微貫乎鄰虚幽而不幽故至幽明而不明故至明大而不大故絶大微而不微故至微精日精月靈鬼靈神而妙乎天地三才若有乎若無乎若不有不無若不不有若不不無是可以言語狀及乎不可以絶待玄解諭得之在乎瞬息差之在乎毫厘者是可以與

至者知不可與學者語聖人以此難明難至也乃為諸教言之義之諭之正之雖夥然多端是皆欲人之不繆也而學者猶昧今夫天下混謂乎心者言之而不詳知之而不審苟認意識謂與聖人同得其趣道也不亦遠乎

情出乎性性隱乎情性隱則至實之道息矣是故聖人以性為教而教人天下之動生於情萬物之惑正於性情性之善惡天下可不審乎知善惡而不知夫善惡之

終始其至知乎知其終而不知其始其至知乎唯聖人之至知知始知終知微知亡見其貫死生幽明而成象成形天地至遠而起於情宇宙至大而内於性故萬物莫盛乎情性者也情也者有之初也有有則有愛有愛則有嗜欲有嗜欲則男女萬物生死焉死生之感則善惡以類變始之終之循死生而未始休性也者無之至也至無則未始無出乎生入乎死而非死非生聖人之道所以寂焉明然唯感所適夫情也為偽為識得之則

為愛為惠為親親為踈踈為或善為或惡失之則為欺
為狡為兇為不遜為貪為溺嗜欲為喪心為滅性夫性
也為真為如為至為無邪為清為靜近之則為賢為正
人遠之則為聖神為大聖人聖人以性為教教人而不
以情此其蘊也情性之在物常然宛然探之不得决之
不絕天地有窮性靈不竭五趣迭改情累不釋是故情
性之謂天下不可不柬也夫以情教人其在生死之間
乎以性教人其出夫死生之外乎情教其近也性教其

遠也誕乎死生之外而罔之其昧天理而絶乎生生之源也小知不及大知臨雞之局乎甕瓿之間不亦然乎心動曰業會業曰感感也者通内外之謂也天下之心孰不動萬物之業孰不感業之為理也幽感之為勢也遠故民不睹而不懼聖人之教謹乎業欲其人之必警也欲其心之慎動也内感之謂名外感之謂應名謂其因應謂其果因果形象者皆預也夫心動有逆順故善惡之情生焉善惡之情已發故禍福之應至焉情之有

淺深報之有輕重輕乎可以遷重乎不可却善惡有先
後禍福有遲速雖十世萬世而相感者不逸豈一世而
已乎夫善惡不驗乎一世而疑之是亦昧乎因果者也
報施不以夫因果正則天下何以勸善人樹不見其長
而日茂礪不見其銷而日無業之在人也如此可不慎
乎
物有性物有命物好生物惡死有血氣之屬皆然也聖
人所以欲生而不欲殺夫生殺有因果善惡有感應其

因善其果善其因惡其果惡夫好生之心善好殺之心惡善惡之感可不慎乎人食物物給人昔相負而冥相償業之致然也人與物而不覺謂物自然天生以養人天何頗邪害性命以育性命天道至仁豈然乎哉夫相償之理冥而難言也宰殺之勢積而難休也故古之法使不暴夭物不合圍不揜羣也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其止殺之漸乎佛教教人可生而不可殺可不思耶諒哉

大信近也小信遠也近反遠遠反近情蔽而然也天下莫近乎心天下莫遠乎物人夫不信其心而信其物不亦近反遠遠反近乎不亦迷繆倒錯乎心也者聰明叡智之源也不得其源而所發能不繆乎聖人所以欲人自信其心也信其心而正之則為誠常為誠善為誠孝為誠忠為誠仁為誠慈為誠和為誠順為誠明誠明則感天地振鬼神更死生變化而獨得是不直感天地動鬼神而已矣將又致乎聖人之大道者也是故聖人以

信其心為大也夫聖人博說之約說之直示之巧示之皆所以正人心而與人信也人而不信聖人之言乃不信其心耳自棄也自惑也豈謂明乎哉賢乎哉

修多羅藏者何謂也合理也經也經也者常也貫也攝也顯乎前聖後聖所說皆然莫善乎常也持義理而不亡莫善乎貫也總羣生而教之莫善乎攝也阿毗曇藏者何謂也對法也論也論也者判也辨也發明乎聖人之宗趣莫善乎辨指其道之淺深莫善乎判毗尼藏者

何謂也戒也律也律也者制也啓衆善遮衆惡莫善乎制也人天乘者何謂也漸之漸也導世俗莫盛乎至漸聲聞乘者何謂也權也漸也小道也緣覺乘者何謂也亦小道也從其器而宜之莫盛乎權與其進而不與其退莫盛乎漸菩薩乘者何謂也實也頓也大道也即人心而授大道莫盛乎菩薩乘也其乘與妙覺通其殆庶幾者也四輪者何謂也曰風也曰水也曰金也曰地也四輪也者天地之所以成形也觀乎四輪則天地之終

始可知也三界者何謂也曰欲也曰色也曰無色也三界也者有情者之所依也觀乎三界則六合之内外可詳而不疑也六道者何謂也曰地獄也曰畜生也曰餓鬼也曰脩羅也曰人也曰天也六道也者善惡心之所感也觀乎六道則可以慎其為心也四生者何謂也曰胎也曰卵也曰濕也曰化也四生也者情之所成也觀乎四生則可以知形命之所以然也何家無教何書無道道近而不道遠天下何以知遠乎教人而不教他類

物其有所遺乎夫幽者遠者固人耳目之所不及也惚恍者飛潜者固人力之不能卹也人之不能及宜聖人能及之人之不能卹宜聖人能卹之聖人不能及天下其終昧夫幽遠者耶聖人不能卹含靈者將淪而無所拯乎是故聖人之教遠近幽明無所不被無所不著天下其廣大悉備者孰有如吾聖人之教者也

天之至高地之至遠鬼神之至幽脩吾聖人之法則天地應之舉吾聖人之言則鬼神順之天地與聖人同心

鬼神與聖人同靈盖以其類相感而然也情不同則人睽類不同則物反非其道則孺子不從令夫感天地振鬼神得乎百姓夷狄更古今而其心不離則吾聖人之道其大通大至斷可見矣

佛者何謂也正乎一者也人者何謂也預乎一者也佛與人一而已矣萬物之謂者名也至理之謂者實也執名而昧實天下其知至乎道在乎人謂之因道在乎佛謂之果因也者言乎未至也果也者言乎至也至則正

矣正則無所居而不自得焉佛乎豈必形其形迹其迹
形迹者乃存其教耳教也者為其正之之資也别萬物
莫盛乎名同萬物莫盛乎實聖人以實教人欲人之大
同也聖人以遺名勸人防人之大異也觀夫聖人之所
以教則名實之至斷可見矣
何人無心何心無妙何教無道何道無中槩言乎中則
天下不趨其至道混言其妙則天下不求其至心不盡
乎至心至道則僞者狂者矜者慢者由此而不脩也生

者死者因循變化由此而不警也妙有妙有大妙中有事中有理中夫事中也者萬事之制中者也理中也者性理之至正者也夫妙也者妙之者也大妙也者妙之又妙者也妙者百家者皆言而未始及其大妙也大妙者唯吾聖人推之極乎衆妙者也夫事中者百家者皆然吾亦然矣理中者百家者雖預中而未始至中唯吾聖人正其中以驗其無不中也曰心曰道名焉耳曰中曰妙語焉耳名與言雖異而至靈一也一即萬萬即一

一復一萬復萬轉之展之交相融攝而浩然不窮大妙重玄其如此也矣夫故其擲大千於方外納須彌於芥子而至人不疑曰妙而已矣曰中而已矣又何以加焉曰海固深矣而九淵深於海夷谿之子豈能知哉

教不可泥道不可罔泥教淫迹罔道棄本泥也者過也罔也者不及也過與不及其為患一也聖人所以為理必誠為事必權而事與理皆以大中得也夫事有宜理有至從其宜而宜之所以為聖人之教也即其至而至

之所以為聖人之道也梁齊二帝梁武齊文宣也反其宜而事教不亦泥乎魏周二君魏武周武泯其至而預道不亦罔乎夫聖人之教善而已矣夫聖人之道正而已矣其人正人之其事善事之不必僧不必儒不必彼不必此彼此者情也僧儒者迹也聖人垂迹所以存本也聖人行情所以順性也存本而不滞迹可以語夫權也順性而不溺情可以語夫實也昔者石虎以柄國殺罰自疑其事佛無祐而佛圖澄乃謂石虎曰王者當心體大順動合三寶如其克恶不為教化所遷安得不誅但刑其可刑罰其可罰者脱刑罰不中也雖傾財奉佛何以益乎宋文帝謂求那䟦摩曰孤愧身徇國事雖欲齋戒不殺安得如法也䟦摩曰帝王與匹夫所脩當異帝王者但正其出言發令使乎人神悦和人神悦和則風雨順風雨順則萬

物遂其所生也以此持齋亦至矣以此不殺德亦大矣何必輟半日之飡全一禽之命為之脩乎帝撫几稱之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若公之言真所謂天下之達道可以論天人之際矣圖澄跋摩古之至人也可謂知權○已上十六行正文也
乎○舊板脫誤今補之

聖人以五戒之導世俗也教人脩人以種人脩之則在其身種之則在其神一為而兩得故感人心而天下化之與人順理之謂善從善無迹之謂化善之故人慕而自勸化之故在人而不顯故天下不可得以校其功天下不可得以議其德然天下鮮惡孰知非因是而損之

天下多善孰知非因是而益之有謂佛無所助夫王者之治天下者此不睹乎理者也

善不脩則人道絶矣性不明則神道滅矣天地之生生者神也萬物之靈族者人也其神暗生生者所以異也其人失靈族者所以衰也聖人重人道所以推善而益之也聖人重神道所以推性而嗣之也人者天者聖人者孰不自性而出也聖人者天者人者孰不自善而成也所出者固其本也所成者固其教也衆成之大成者

也萬本之大本者也聖人以性嗣蓋與天下厚其大本也聖人以善蓋蓋與天下務其大成也父母之本者次本也父母之成者次成也次本次成能形人而不能使其必人也必人必神必先其大本大成也而然後及其次本次成是謂知本也夫天下以父子夫婦為人道者是見人道之緣而不見其因也緣者近也因者遠也夫天下知以變化自然為乎神道者是見其然而不見其所以然也然者顯也所以然者幽也是故聖人推其所

以然者以盡神道之幽明也推其逺而畧其近者以驗人道之因果也聖人其與天下之終始乎聖人不自續其族舉人族而續之其為族不為大族乎哉聖人不自嗣其嗣舉性本而與天下嗣之其為嗣不亦大嗣乎哉

教謂布施何謂也布施吾原教雖論而未盡此盡之也布施者聖人之欲人為福也夫福豈有象邪在其為心之善不善耳貪婪慳悋者心之不善者也濟人惠物者心之善者也善心感之則為福不善心感之則為極福

極之理存乎儒氏之皇極矣皇極者盖論而不議者也夫布施之云為者聖人欲人發其感福之心也其發之者有優劣則應之者有厚薄以佛事而發其施心者優也以世事而發其施心者劣也聖人欲人之福必厚故先優而後劣劣者謂之卑優者謂之勝儒曰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之謂備此道其緣而不道其因非因則天下不知其所以為福也所種之地薄則所成之物不茂所種之地嘉則所成之物必碩也矣是

故聖人示人之勝劣豈有所茍乎如以財而施人者其福可量也以法而施人者其福不可量也可量者弃世而言之也不可量者以出世而言之也

教必尊僧何謂也僧也者以佛為姓以如來為家以法為身以慧為命以禪悅為食故不恃俗氏不營世家不修形骸不貪生不懼死不溽乎五味其防身有戒攝心有定辨明有慧語其戒也潔清三惑而畢身不汙語其定也恬思慮正神明而終日不亂語其慧也崇德辨惑

而必然以此脩之之謂因以此成之之謂果其於物也有慈有悲有大誓有大惠慈也者常欲安萬物悲也者常欲拯衆苦誓也者誓與天下見真諦惠也者惠羣生以正法神而通之天地不能揜密而行之鬼神不能測其演法也辯說不滯其護法也奮不顧身能忍人之不可忍能行人之不能行其正命也丐食而食而不為恥其寡欲也糞衣綴鉢而不為貧其無爭也可辱而不可輕其無怨也可同而不可損以實相待物以至慈修己

故其於天下也能必和能普敬其語無妄故其為信也至其法無我故其為讓也誠有威可敬敬或作警有儀可則天人望而儼然能福於世能導於俗其忘形也委禽獸而不恡其讀誦也冒寒暑而不廢以法而出也遊人間徧聚落視名若谷響視利若游塵視物色若陽豔煦嫗貧病瓦合輿僮而不為卑以道而處也雖深山窮谷草其衣木其食晏然自得不可以利誘不可以勢屈謝天子諸侯而不為高其獨立也以道自勝雖形影相弔而

不為孤其羣居也以法為屬會四海之人而不為混其可學也雖三藏十二部百家異道之書無不知也他方殊俗之言無不通也祖述其法則有文有章也行其中道則不空不有也其絶學也離念清淨純真一如不復有所分别也僧乎其為人至其為心溥其為德備其為道大其為賢非世之所謂賢也其為聖非世之所謂聖也出世殊勝之賢聖也僧也如此可不尊乎

以世法籍僧何謂也籍僧者非古也其暴周之意耳僧

也者逺塵離俗其本處乎四民之外籍僧乃民畜僧也吾聖人之世國有僧以僧法治國有俗以俗法治各以其法而治之也未始聞以世法而檢僧也豈非聖人既隱其道大衰其徒汙雜太甚輔法不勝其人而然乎羽嘉生應龍應龍生鳳皇鳳皇生衆鳥物久乃變其勢之自然也既變則不可不制也制乎在於區之别之邪正曲直不可槩視也石有玉草有蘭人乎豈謂無其聖賢邪旌一善則天下勸善禮一賢則天下慕賢近古之高

僧者見天子不名預制書則曰師曰公鍾山僧遠鑾輿及門而牀坐不迎虎溪慧遠天子臨潯陽而詔不出山當世待其人尊其德是故其聖人之道振其徒尚德儒曰貴德何為也為其近於道也儒豈不然哉後世之慕其高僧者交卿大夫尚不得預下士之禮其出其處不若庸人之自得也況如僧遠之見天子乎況如慧遠之自若乎望吾道之興吾人之修其可得乎存其教而不須其人存諸何以益乎惟此未嘗不涕下

教謂住持者何謂也住持也者謂藉人持其法使之永住而不泯也夫戒定慧者持法之具也僧園物務者持法之資也法也者大聖之道也資與具待其人而後舉善其具而不善其資不可也善其資而不善其具不可也皆善則可以持而住之也昔靈山住持以大迦葉統之竹林住持以身子尸之故聖人之教盛聖人之法長存聖人既隱其世數相失茫然久乎吾人徼倖乃以住持名之勢之利之天下相習沓焉紛然幾乎成風成俗

也聖人不復出其孰為之正外衛者不視不揮欲吾聖人之風不衰望聖人之法盖昌不可得也悲夫吾何望也

僧置正而秩比侍中何謂也置正非古也其姚秦之所始也置正可也置秩不可也僧也者委榮利以勝德高世者也豈預寵禄乎與僧比秩不亦造端引後世之競勢乎道碧不明不知窒其漸道碧之過也夫僧也者出於戒定慧者也夫正也者出於誠明者也僧非誠明孰

能誠戒誠定誠慧也不誠乎戒定慧則吾不知其所以為正也宋齊梁陳四代亦沿秦而置正二魏高齊後周革秦之制而置統隋承乎周亦置之統唐革隋則罷統而置錄國朝沿唐之制二京則置錄列郡則置正夫古今沿革雖異而所尸一也天下難於得人而古今皆然果得其正則吾人庶幾無邪也慎之乎慎之乎難其人乎

有形出無形無形出有形故至神之道不可以有尋不

可以無測不可以動失不可以靜得聖人之道空乎則
生生奚來聖人之道不空乎則生孰不泯善體乎空不
空於聖人之道其庶幾乎夫驗空莫若審有形審有形
莫若知無形知無形則可以窺神明窺神明始可以語
道也道也者神之蘊也識之所自出也識也者大患之
源也謂聖人之道空此乃溺乎混茫之空也病益病矣
天下其孰能治之乎哉
天下不信性為聖人之因天下不信性為聖人之果天

下惑性而不知修性天下言性而不知見性不信性與聖人同因自昧也不信性與聖人同果自棄也不修性而性溺惑也不見性而其言性非審也或無上二而字是故指修莫若乎因尅成莫若乎果全性莫若乎修審性莫若乎證因也者修性之表也果也者成性之效也修也者治性之具也證也者見性之驗也天下其心方散之亂之惰之慢之謂不必因而罔其表者則天下何以勸其修性而趨其成乎天下之心方疑之惑之而不定也謂

不必果而罔其效者則天下何以示其成性而顯其果
有所至乎謂不必修而罔其具者則天下其性能不蔽
而果明且淨乎天下之有見無見斷見常見其説方紛
然相糅而不辨謂不必證而罔其驗者則天下可以别
其見性之正乎邪乎至哉不至哉百家者皆言性而不
事乎因焉果焉修焉證焉其於性也果效白乎諸子務
性而不求乎因也果也修也證也其於性果能至之乎
是故吾之聖人道性必先夫因果脩證者也旨哉天下

可以思之矣

聖人之教存乎道聖人之道存乎覺覺則明不覺則不明不明則羣靈所以與聖人相間也覺也者非漸覺也極覺也極覺乃聖人之能事畢矣覺之之謂佛況之之謂乘覺之以成乎聖人之道乘之以至乎聖人之域前聖也後聖也孰不然乎哉稽聖人之所覺在乎羣生之常覺也衆生日覺而未始覺覺猶夢曉而猶昧是故聖人振而示之欲其求之引而趨之欲其至之人夫謂佛

何拒而訟之為家而投𨂍蹈路而捨地惑亦甚矣覺也者以言乎近則息塵勞靖神明正本以脩末以言乎逺則了大偽外死生至寂而常明閑閑與聖人同德覺之效也如此大哉至乎不可以言盡不可以智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吾聖人之作當周之盛世也瑞氣見乎昭王而周書不書避異也化人自西極而至將穆王以神游聖人其兆於諸夏也十八異僧如秦而始皇恠之佛法其東播之

漸也夢於漢而聲教遂振其冥數之當興也出於彼而不出於此何也以彼一天下之大中也將表其心其權其道之大中乎聖人以道作以權適宜以所出示迹夫道也者聖人之理中也權也者聖人之事中也所出也者聖人之示中也示中則聖人之心可知也理中則聖人之道之至也事中則聖人之事之得也傳謂彼一天下其所統者若中國之所謂其天下者殆有百數而中國者以吾聖人非出中國而夷之豈其所見之未博乎

春秋以徐伐莒不義乃夷狄之以狄人與齊人盟于邢得義乃中國之春秋固儒者聖人之法也豈必以所出而議其人乎然類不足以盡人迹不足以盡道以類而求夫聖人不亦謬乎以迹而議夫聖人之道不亦妄乎聖人見乎五帝三王之後而不見乎五帝三王之先何謂也聖人非苟見也聖人以人心所感而見也五帝三王之前羣生之心不感而聖人不來也五帝三王之後羣生之心感聖人之迹所以至也道在衆生之謂因道

在聖人之謂緣因緣有揔焉有未揔焉因緣揔矣雖羣生不求而聖人必至因緣未揔雖羣生求之而聖人不應是知聖人與衆生葢以道而自然相感非若世之有所為者以情而取之以情而舍之也

聖人之知遠至遠也聖人之先覺至覺也是故其教推索乎太極之前却道乎天地之更始故其書為博為多為不約浩浩乎不可以一往求不可以一日盡治其書之謂學學其教之謂審審其道之謂至天下非至無本

非教無明非書無知是故研聖人之道者不可捨其教也探聖人之教者不可捐其書也今辨其道而拒其教校其教而不顧其書不亦妄乎儒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不其然哉謂其道不足法推己道以辨之謂其書不足詳援己書以較之夫與鄉人訟而引家人證當乎必也不當矣道也者天下之本也書也者天下之迹也事也者天下之異也理也者天下之同也以理而質事天下之公也尋迹以

驗本天下之當也夫委書而辨道舍理而斷事天下若此而為之者公乎當耶

古之有聖人焉曰佛曰儒曰百家心則一其迹則異夫一焉者其皆欲人為善者也異焉者分家而各為其教者也聖人各為其教故其教人為善之方有淺有奥有近有遠及乎絶惡而人不相擾則其德同焉中古之後其世大漓佛者其教相望而出相資以廣天下之為善其天意乎其聖人之為乎不測也方天下不可無儒無

百家者不可無佛虧一教則損天下之一善道損一善道則天下之惡加多矣夫教也者聖人之迹也為之者（本或無之）聖人之心也見其心則天下無有不是循其迹則天下無有不非是故賢者貴知夫聖人之心文中子曰觀皇極讜議知佛教可以一矣王氏殆見聖人之心也

鐔津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鐔津集卷三至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理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陳燦

鐔津集卷三　　　　宋　釋契嵩　撰

輔教編下

孝論并叙一十二篇

叙曰夫孝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雖然其説不甚著明於天下盖亦吾徒不能張之而吾嘗慨然甚媿念七齡之時吾先子方啓手足即命之出家稍長諸兄以孺子可教將奪其志獨吾母曰此父命不可易也逮攝

衣將訪道於四方族人留之亦吾母曰汝已從佛務其道宜也豈以愛滯汝汝其行矣嗚呼生我父母也育我父母也吾母又成我之道也昊天罔極何以報其大德自去故鄉凡二十七載未始不欲南還墳隴脩法為父母之冥賛猶不果然辛卯其年自以弘法嬰難而明年鄉邑亦嬰於大盜吾父母之墳廬得不為其剽暴望之漣然泣下又明年會事益有所感遂著孝論一十二章示其心也其發明吾聖人大孝之奧理密意會夫儒者

之說殆亦盡矣吾徒之後學亦可以視之也

明孝章第一

二三子祝髮方事於吾道逮其父母命之以佛子辭而不往吾嘗語之曰佛子情可正而親不可遺也子亦聞吾先聖人其始振也為大戒即曰孝名為戒蓋以孝而為戒之端也子與戒而欲亡孝非戒也夫孝也者大戒之所先也戒也者衆善之所以生也為善微戒善何生邪為戒微孝戒何自邪故經曰使我疾成於無上正真

之道者由孝德也

孝本章第二

天下之有為者莫盛於生也吾資父母以生故先於父母也天下之明德者莫善於教也吾資師以教故先於師也天下之妙事者莫妙於道也吾資道以用故先於道也夫道也者神用之本也師也者教誥之本也父母也者形生之本也是三本者天下之大本也白刃可冒也飲食可無也此不可忘也吾之前聖也後聖也其成

道樹教未始不先此三本者也大戒曰孝順父母師僧孝順至道之法不其然哉不其然哉

原孝章第三

孝有可見也有不可見也不可見者孝之理也可見者孝之行也理也者孝之所以出也行也者孝之所以形容也脩其形容而其中不脩則事父母不篤惠人不誠脩其中而形容亦脩豈惟事父母而惠人是亦振天地而感鬼神也天地與孝同理也鬼神與孝同靈也故天

地鬼神不可以不孝求不可以詐孝欺佛曰孝順至道之法儒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至哉大矣孝之為道也夫是故吾之聖人欲人為善也必先誠其性而然後發諸其行也孝行者養親之謂也行不以誠則其養有時而匱也夫以誠而孝之其事親也全其惠人卹物也均孝也者效也誠也者成也成者成其道也效者效其孝也為孝而無效非孝也為

誠而無成非誠也是故聖人之孝以誠為貴也儒不曰乎君子誠之為貴

評孝章第四

聖人以精神乘變化而交為人畜更古今混然茫乎而世俗未始自覺故其視今牛羊唯恐其是昔之父母精神之所來也故戒於殺不使暴一微物篤於懷親也諭今父母則必於其道唯恐其更生而陷神乎異類也故其追父母於既往則逮乎七世為父母慮其未然則逮

乎更生雖譎然駭世而在道然也天下茍以其不殺勸則好生惡殺之訓猶可以移風易俗也天下茍以其陷神為父母慮猶可以廣乎孝子慎終追遠之心也况其於變化而得其實者也校夫世之謂孝者局一世而闇玄覽求於人而不求於神是不為遠而孰為遠乎是不為大而孰為大乎經曰應生孝順心愛護一切衆生斯之謂也

必孝章第五

聖人之道以善為用聖人之善以孝為端為善而不先
其端無善也為道而不在其用無道也用所以驗道也
端所以行善也行善而其善未行乎父母能溥善乎驗
道而不見其道之溥善能為道乎是故聖人之為道也
無所不善聖人之為善也未始遺親親也者形生之大
本也人道之大恩也唯大聖人為能重其大本也報其
大恩也今夫天下之為道者孰與於聖人夫聖人之道
大臻巍巍乎獨尊於人天不可得而生也不可得而死

也及其應物示同乎天人尚必順乎人道而不敢忘其
母之既死不敢拒其父之見命故方其成道之初而登
天先以其道諭其母氏三月復歸乎世應命還其故國
示父於道而其國皆化逮其喪父也而聖人躬與諸釋
負其棺以趨葬聖人可謂與人道而大順也今夫方為
其徒於聖人則晚路末學耳乃欲不務為孝謂我出家
專道則吾豈敢也是豈見出家之心乎夫出家者將以
道而溥善也溥善而不善其父母豈曰道邪不唯不見

其心抑亦孤於聖人之法也經謂父母與一生補處菩薩等故當承事供養故律教其弟子得減衣鉢之資而養其父母父母之正信者可慫與之其無信者可稍與之有所訓也矣

廣孝章第六

天下以儒為孝而不以佛為孝曰既孝矣又何以加焉嘻是見儒而未見佛也佛也極焉以儒守之以佛廣之以儒人之以佛神之孝其至且大矣水固趨下也洫而

決之其所至不亦速乎火固炎上也噓而鼓之其所舉不亦遠乎元德秀唐之賢人也喪其母哀甚不能自効刺肌瀝血繪佛之像書佛之經而史氏稱之李觀唐之聞人也居父之憂刺血寫金剛般若布諸其人以資其父之冥遽有奇香發其舍郁然連日及之其隣夫善固有其大者也固有其小者也夫道固有其淺者也固有其奥者也奥道妙乎死生變化也大善徹乎天地神明也佛之善其大善者乎佛之道其奥道者乎君子必志

其大者與者焉語不曰乎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

戒孝章第七

五戒始一曰不殺次二曰不盜次三曰不邪淫次四曰不妄言次五曰不飲酒夫不殺仁也不盜義也不邪淫禮也不飲酒智也不妄言信也是以五者脩則成其人顯其親不亦孝乎是五者有一不脩則棄其身辱其親不亦不孝乎夫五戒有孝之蘊而世俗不睹忽之而未始諒也故天下福不臻而孝不勸也大戒曰孝名為戒蓋

存乎此也令夫天下欲福不若篤孝篤孝不若脩戒戒也者大聖人之正勝法也以清淨意守之其福若取諸左右也儒者其禮豈不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其詩豈不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是皆言以其正也夫世之正者猶然況其出世之正者乎

孝出章第八

孝出於善而人皆有善心不以佛道廣之則為善不大而為孝小也佛之為道也視人之親猶己之親也衛物

之生猶已之生也故其為善則昆蟲悉懷為孝則鬼神皆勸資其孝而處世則與世和平而亡忿爭也資其善而出世則與世大慈而勸其世也是故君子之務道不可不辨也君子之務善不可無品也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如此之謂也

德報章第九

養不足以報父母而聖人以德報之德不足以達父母而聖人以道達之道也者非世之所謂道也妙神明出

死生聖人之至道者也德也者非世之所謂德也備萬善被幽被明聖人之至德者也儒不曰乎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曰君子之所謂孝也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雖然蓋意同而義異也夫天下之報恩者吾聖人可謂至報恩者也天下之為孝者吾聖人可謂純孝者也經曰不如以三尊之教度其一世二親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不其然哉不其然哉吾從聖人之後

而其德不脩其道不明吾徒負父母而媿於聖人也夫

孝略章第十

善天下道為大顯其親德為優告則不得其道德不告則得道而成德是故聖人輒遁於山林逮其以道而返也德被乎上下而天下稱之曰有子若此尊其父母曰大聖人之父母也聖人可謂略始而圖終善行權也古之君子有所為而如此者吳泰伯其人也必大志可以張大義必大絜可以持大正聖人推勝德於人天顯至

正於九嚮故聖人之法不顧乎世嗣古之君子有所為而如此者伯夷叔齊其人也道固尊於人故道雖在子而父母可以拜之冠義近之矣禮曰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俗固本於真其真已脩則雖僧可以與王侯抗禮也而武事近之矣禮曰介者不拜為其拜而蓌拜也不拜重節也母拜重禮也禮節而先王猶重之大道烏可不重乎俗曰聖人無父固哉小人之好毀也彼眊然而豈見聖人為孝之深渺也哉

孝行章第十一

道紀事其母也母游必以身荷之或與之助而道紀必曰吾母非君母也其形骸之累乃吾事也烏可以勞君邪是可謂篤於親也慧能始鬻薪以養其母將從師患無以為母儲殆欲為傭以取資及還而其母已殂慨不得以道見之遂寺其家以善之終亦歸死於是也故曰葉落歸根能公至人也豈測其異德猶示人而不忘其本也道丕會其世之亂乃負母逃於華陰山中丐食以

為養父死於事而丕往求其遺骸既至而亂骨不辨道丕即祝之遽有髑髏躍至其前蓋其父之骸也道丕可謂全孝也智藏古僧之勁直者也事師恭於事父師沒則心喪三年也常超事師中禮及其沒也奉之如存故燕人美其孝悌焉故律制佛子必減其衣盂之資以養父母也然此諸公不遺其親於聖人之意得之矣智藏常超謹於奉師蓋亦合於其起教之大戒者也可法也矣

終孝章第十二

父母之喪亦衰縗絰則非其所宜以僧服大布可也凡處必與俗之子異位過斂則以時往其家送葬或扶或導三年必心喪靜居脩戒法賛父母之冥過喪期唯父母忌日孟秋之既望必營齋講誦如蘭盆法是可謂孝之終也昔者天竺之古皇先生居父之喪則肅容立其喪之前如以心喪而略其哭踴也大聖人也夫及其送之或舁或導大聖人也夫目犍連喪母哭之慟致饋於

鬼神目揵連亦聖人也尚不能泯情吾徒其欲無情邪故佛子在父母之喪哀慕可如目揵連也心喪可酌大聖人也居師之喪必如喪其父母而十師之喪期則有隆殺也唯禀法得戒之師心喪三年可也法雲在父母之憂哀慕殊甚飲食不入口累日法雲古之高僧也慧約殆至人乎其父母垂死與訣皆號泣若不能自存然喪制哭泣雖我教略之葢欲其泯愛惡而趣清淨也苟愛惡未忘遊心於物臨喪而弗哀亦人之安忍也故泥

洹之時其衆撫膺大呌而血現若波羅奢華盖其不忍也律宗曰不展哀若者亦道俗之同恥也吾徒臨喪可不哀乎

壇經賛 稱經者自後人尊其法而非六祖之意也今從其舊不敢改易亦可謂經則論在其本經下卷之末

賛者告也發經而溥告也壇經者至人之所以宣其心也何心邪佛所傳之妙心也大哉心乎資始變化而清淨常若凡然聖然幽然顯然無所處而不自得之聖言

乎明凡言乎昧昧也者變也明也者復也變復雖殊而
妙心一也始釋迦文佛以是而傳之大龜氏大龜氏相
傳之三十三世者傳諸大鑒六祖謚號大鑒禪師大鑒傳之而益
傳也說之者抑亦多端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也固有義
多而心一者也曰血肉心者曰緣慮心者曰集起心者
曰堅實心者若心所之心益多也是所謂名同而實異
者也曰真如心者曰生滅心者曰煩惱心者曰菩提心
者脩多羅其類此者殆不可勝數是所謂義多而心一

者也義有覺義有不覺義心有真心有妄心皆所以别其正心也方壇經之所謂心者亦義之覺義心之實心也昔者聖人之將隱也乃命乎𪢃氏教外以傳法之要意其人滯迹而忘返固欲後世者提本而正末也故涅槃曰我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矣天之道存乎易地之道存乎簡聖人之道存乎要要也者至妙之謂也聖人之道以要則為法界門之樞機為無量義之所會為大乘之椎輪法華豈不曰當知是妙法諸佛之

秘要華嚴豈不曰以少方便疾成菩提要乎其於聖人之道利而大矣哉是故壇經之宗尊其心要也心乎若明若冥若空若靈若寂若惺有物乎無物乎謂之一物固彌於萬物謂之萬物固統於一物一物猶萬物也萬物猶一物也此謂可思議也及其不可思也不可議也天下謂之玄解謂之神會謂之絶待謂之黙體謂之冥通一皆離之遣之遣之又遣亦烏能至之微其果然獨得與夫至人之相似者孰能諒乎推而廣之則無往不

可也探而裁之則無所不當也施於證性則所見至親施於脩心則所詣至正施於崇德辨惑則真妄易顯施於出世則佛道速成施於救世則塵勞易歇此壇經之宗所以旁行天下而不厭彼謂即心即佛淺者何其不知量也以折錐探地而淺地以屋漏窺天而小天豈天地之然耶然百家者雖茍勝之弗如也而至人通而貫之合乎羣經斷可見矣至人變而通之非預名字不可測也故其顯說之有倫有義密說之無首無尾天機利

者得其深天機鈍者得其淺可擬乎可議乎不得已況之則圓頓教也最上乘也如來之清淨禪也菩薩藏之正宗也論者謂之玄學不亦詳乎天下謂之宗門不亦宜乎壇經曰定慧為本者趣道之始也定也者静也慧也者明也明以觀之静以安之安其心可以體心也觀其道可以語道也一行三昧者法界一相之謂也謂萬善雖殊皆正於一行者也無相為體者尊大戒也無念為宗者尊大定也無住為本者尊大慧也夫戒定慧者

三乘之達道也夫妙心者戒定慧之大資也以一妙心而統乎三法故曰大也無相戒者戒其必正覺也四弘願者願度度苦也願斷斷集也願學學道也願成成寂滅也滅無所滅故無所不斷也道無所道故無所不度也無相懺者懺非所懺也三歸戒者歸其一也一也者三寶之所以出也說摩訶般若者謂其心之至中也般若也者聖人之方便也聖人之大智也固能寂之明之權之實之天下以其寂可以泯衆惡也天下以其明可

以集衆善也天下以其權可以大有為也天下以其實可以大無為也至矣哉般若也聖人之道非夫般若不明也不成也天下之務非夫般若不宜也不當也至人之為以般若振不亦遠乎我法為上上根人說者宜之也輕物重用則不勝大方小授則過也從來黙傳分付者密說之謂也密也者非不言而闇證也真而密之也不解此法而輒謗毀謂百刼千生斷佛種性者防天下亡其心也偉乎壇經之作也其本正其迹効其因真其

果不謬前聖也後聖也如此起之如此示之如此復之浩然沛乎若大川之注也若虛空之通也若日月之明也若形影之無礙也若鴻漸之有序也妙而得之之謂本推而用之之謂迹以其非始者始之之謂因以其非成者成之之謂果果不異乎因謂之正果也因不異乎果謂之正因也迹必顧乎本謂之大用也本必顧乎迹謂之大乘也乘也者聖人之喻道也用也者聖人之起教也夫聖人之道莫至乎心聖人之教莫至乎脩調神

入道莫至乎一相止觀軌善成德莫至乎一行三昧資一切戒莫至乎無相正一切定莫至乎無念通一切智莫至乎無住生善滅惡莫至乎無相戒篤道推德莫至乎四弘願善觀過莫至乎無相懺正所趣莫至乎三歸戒正大體裁大用莫至乎大般若發大信務大道莫至乎大志天下之窮理盡性莫至乎默傳欲心無過莫善乎不謗定慧為始道之基也一行三昧德之端也無念之宗解脫之謂也無住之本般若之謂也無相之體法

身之謂也無相戒戒之最也四弘願願之極也無相懺懺之至也三歸戒真所歸也摩訶智慧聖凡之大範也為上上根人說直說也默傳傳之至也戒謗戒之當也夫妙心者非脩所成也非證所明也本成也本明也以迷明者復明所以證也以背成者復成所以脩也以非脩而脩之故曰正脩也以非明而明之故曰正證也至人暗然不見其威儀而成德為行藹如也至人穨然若無所持而道顯於天下也蓋以正脩而脩之也以正證

而證之也於此乃曰罔脩罔證罔因罔果穿鑿叢脞競為其說謬乎至人之意焉噫放戒定慧而必趨乎混茫之空則吾未如之何也甚乎含識溺心而浮識識與業相乘循諸響而未始息也象之形之人與物偕生紛然乎天地之間可勝數邪得其形於人者固萬萬之一耳人而能覺幾其鮮矣聖人懷此雖以名義發之而天下猶有所不明者也聖人救此雖以多方治之而天下猶有所不醒者也賢者以智亂不肖者以愚壅平平之人

以無記惛及其感物而發喜之怒之哀之樂之益蔽者

萬端曖然若夜行而不知所至其承於聖人之言則計

之愽之若蒙霧而望逺謂有也謂無也謂非有也謂非

無也謂亦有也謂亦無也以不見而却蔽固終身而不

得其審焉海所以在水也魚龍死生在海而不見乎水

道所以在心也其人終日說道而不見乎心悲夫心固

微妙幽逺難明難湊其如此也矣聖人既隱天下百世

雖以書傳而莫得其明驗故壇經之宗舉乃直示其心

而天下方知即正乎性命也若排雲霧而頓見太清若登太山而所視廓如也王氏以方乎世書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斯言近之矣涅槃曰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中間五十年未曾說一字者示法非文字也防以文字而求其所謂也曰依法不依人者以法真而人假也曰依義不依語者以義實而語假也曰依智而不依識者以智至而識妄也曰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者以了義經盡理也而菩薩所謂即是宣說大涅

槃者謂自說與經同也聖人所謂四人出世即四依也護持正法應當證知者應當證知故至人推本以證其末也自說與經同故至人說經如經也依義依了義經故至人顯說而合義也合經也依法依智故至人密說變之通之而不苟滯也示法非文字故至人之宗尚乎默傳也聖人如春淘淘而發之也至人如秋濯濯而成之也聖人命之而至人效之也至人固聖人之門之奇德殊勳者也夫至人者始起於微自謂不識世俗文字及其

成至也方一席之說而顯道救世與乎大聖人之云為者若合符契也固其玄德上智生而知之將自表其法而示其不識乎死殆四百年法流四海而不息帝王者聖賢者更三十世求其道而益敬非至乎大聖人之所至天且厭之久矣烏能若此也予固豈盡其道幸蚊蝱飲海亦預其味敢稽首布之以遺後學者也

真諦無聖論

真諦者何極妙絶待之謂也聖人者何神智有為之謂

也有為則以言乎權絶待則以詣乎實實之所以全心而泯迹權之所以攝末而趨本然則真諦也者豈容擬議於其間哉聊試寓言以明其藴耳夫真諦者羣生之元心也衆聖之實際也如也非如也非非如也隱羣心而不昧現聖賢而不曜神明不能測巧歴不能窮故經有曰第一真諦無成無得言其體而存之則清淨空廓聖凡泯然言其照而用之則彌綸萬有鼓舞羣動然則體而存之若其本乎照而用之似其末乎當其心冥於

至本也黙乎清淨而絶聖棄智是亦宜爾所謂第一義諦廓然空寂無有聖人孰為繆乎而秦人以為太甚逕庭不近人情若無聖人而知無者誰歟是亦未諭其微旨也若夫聖凡知覺者真諦之影響妄心之攀縁耳存乎影響即凝滯於名數以乎攀縁則眩惑於分别是則非聖而聖而聖人所以大聖無知而知其真知所以徧知昔人有問於昔人曰云何是第一義諦應曰廓然無聖問者或曰對朕者誰應曰不識然斯人也非昧聖而

固不識也蓋不欲人以形言而求乎真諦者也而問人不悟乃復云云刻舟求劒遠亦遠矣以指標月其指所以在月以言諭道其言所以在道顧言而不顧其道非知道也眎指而不眎其月非識月也所以至人常妙悟於言象之表而獨得於形骸之外淨名默爾而文殊稱善空生以無說而說天帝以無聞而聞其不然乎

鐔津集卷三